

門送出

手藝人
劉宇光

海全法師 扮狗扮牛可生天？
來生想做歐洲人？

鄭志康 手藝人奚淞 七十年來一場大幻化

劉宇光 中國對東南亞的佛教
公共外交的時下設想

No.2

2016/09

境隨心攝

禪攝影講座

以何種心，攝何種景

境隨心轉還是心隨境轉

欣賞禪的攝影藝術

主講：

常霖法師

日期、時間：

17/10/2016 (一)

7-9pm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邵逸夫堂

報名：



<https://goo.gl/forms/bcgGVqlzsZV9QB0C3>

免費公開講座，請於網上登記留位。

九月五日起正式接受報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查詢電話：3943 1928，3943 7857

主辦：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行政主任辦公室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Office of the Arts Administrator



常霖法師俗名葉青霖，出家前為香港著名專業攝影師，從事攝影工作超過三十載，專業成就超卓，為「香港專業攝影師公會」創會及榮譽會員，並曾多次應邀出任國際攝影及設計比賽之評審工作。作品常見於各類傳媒，亦經常出版攝影專集，並教授攝影課程，分享他的攝影心得。

法師熱心公益，出家前後均不斷參與義務工作。2009年放下俗世的名與利，到台灣出家，現時經常在世界各地，以輕鬆易懂的方式帶領禪修活動，希望幫助多人活出自在的人生。

常霖法師臉書：

<http://www.facebook.com/changlinfashi>

編者語

踏入九月，秋風漸起，《一門超出》很高興再度跟各位見面。

本期為大家獻上包羅聞、思、修三慧的一系列精彩文章，當中兩篇重要文章，分別由對生活觀察入微的海全法師及長年關注漢傳佛教發展的佛教學者劉宇光教授撰寫。法師帶領我們開展一段經典之旅，援引南傳《狗行者經》，點破眾生依賴風俗，其實欲要成辦一切，端看心念強弱；又借北傳《增一阿含》，分析來生當歐洲人的七大條件，意趣甚濃，相信讀者閱後定能體會法師用心。劉教授則選擇從宗教公共外交出發，探討中國和東南亞佛教交流的現狀及展望，在強調宗派多元融和的年代，是一服善意的劑藥，也讓我們得以思惟漢傳未來應走一條怎樣的道路。感恩兩位作者賜文刊登。

台灣之旅期間，我們拜訪了手藝人奚淞。所謂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自從接觸金剛乘後，他對如夢似幻的人生有了更深的洞察。老師對藝術早已不再執取，而是以筆畫尋找內心的佛陀，提醒我們重新發現早已在掌中的幸福。

本期英文專稿，特邀作者採訪了十七世大寶法王，榮幸得到法王分享他對當前藏傳比丘尼面對的挑戰和機遇的看法，延續《一門超出》對佛教小眾群體（Buddhist minorities）的關注；專欄「直指人心」則請來生死教育學會創會會長謝建泉醫生，教導如何解開病人的痛與苦，彰顯出只要細心留意身邊的人和事，其實娑婆世界確是絕佳的修行處。

目錄

奚淞
大樹之歌三連作之三
(2016' 油畫·麻布, 80x116 公分)



04 扮狗扮牛可生天？ 來生想做歐洲人？

文：海全法師

14 手藝人奚淞 七十年來一場大幻化

文：鄭志康

23 中國對東南亞的佛教公共外交的 時下設想：幾點善意提醒

文：劉宇光

31 Exclusive Interview: The 17th Karmapa and the Buddhist Nuns of the Tibetan tradition

by Dominique Butet

「一門超出」由手藝人奚淞題寫

出版人：林國才
執行編輯：鄭志康
美術設計：Dechen Lodroe
攝影：Tim Liu
Maseedis Kay
Patrick Kwong

出版：佛門網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荃灣青山公路
九咪半發業里 8 號
(852) 2405 6328
enquiry@buddhistdoor.com
www.buddhistdoor.org

36 兩個阿 Sir 賣豆漿 —— 蔡金棠、高誌樞走過高山 低谷的素食堅持

文：說柏

40 關懷病者痛苦，從心入手

文：謝建泉

《一門超出》顧問（按筆劃排名）：

衍空法師

海全法師

傳燈法師

僧徹法師

陳劍鏗教授

麥成輝先生

惲福龍校長

劉宇光教授

潘宗光教授

所有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本刊立場。《一門超出》受國際及地區版權法例保護，未經出版人書面許可，任何圖文不得全部或局部轉載，翻譯或重印。

© Buddhistdoor All Rights Reserved.

扮狗扮牛可生天？ 來生想做歐洲人？

文：海全法師

每處國度均有其風俗及生活習慣，華人社會亦不例外。風俗者，如清明時節，不少孝子賢孫購買元寶蠟燭、冥鏹、燒肉等去拜祭先人；初一不許洗頭、掃地；七八月不宜下水；用柚子葉洗腳可擺脫衰運。生活者，如放天燈許願、招財貓、開運吉祥物、幸運繩、加持佛珠、開光佛牌等等。到底這些千奇百怪的時節及生活習慣有效嗎？還只是一

些「跟大隊」而沒有實效結果的行為？

南傳《中部》有一部《狗行者經》（第五十七經，Kukkuravatika Sutta），本文將以此為始點，與讀者一同探討如何看待這些風俗和生活習慣。



扮狗扮牛可生天？

故事開始，有兩位奇特的修行人到訪佛陀的講堂，奇特之處是他們不是用雙腳走路，而是用四隻腳——雙手雙腳模仿動物的走路動作。一位名叫芬那，走路之時如牛般邊行邊望周圍，好像正在到處找尋嫩草充飢；另一位名叫斯尼耶，他不但仿倣狗的走路動作，而且全身赤裸。兩人向佛陀問安後便屈曲手腳，如動物般坐在地上。

為何如此？全因他們的導師曾經目睹狗和牛死後可以生天，於是認為只要模倣狗或牛便同樣可以死後升天享福。這種信念真的嗎？且看佛陀如何回應。

首先，芬那向佛陀問道：「我的朋友斯尼那長期模倣狗的行為，他非常認真，甚至如狗般吃別人丟在地上的食物。他來生會成為怎樣的生命體？」佛陀起初不欲回答芬那的提問，但芬那再三追問，佛陀便回答說：「假如有人非常認真地長期仿倣狗的生活，通常便會投生為一隻狗。」

裸體的斯尼耶聽後傷心欲絕，因為自己努力是為了解脫苦難，誰不知是導致下生成為一隻狗。

未幾，輪到斯尼耶發問：「佛陀！芬那全心全意地長期模倣牛的行為，他未來的命運會如何呢？」在再三被迫問下，佛陀便回應：「假使有人全心全意地長期仿倣牛的生活，一般而言，下生便會成為一隻牛。」這一次當然輪到芬那痛哭流涕，因為前功盡廢，不但無法脫離苦海，反而要承受更多的苦難。

佛陀起初不回答他們分別的發問，正是不欲傷他們的心，如今既然已說破了，便為他們解說各類行為所導致的結果。兩人聽後恍然大悟，遂不再模倣動物行為，轉向跟隨佛陀學習令人脫離痛苦的方法。

以上故事，提醒我們審視「行為與預期結果是否相符」，因為若然誤用行為與方法，不但預期的結果無法出現，而且是弄巧反拙，幫倒忙也！在云云風俗裏，拜祭作為紀念先人之行誼是恰當的，但同時為先人積集功德才是真正的孝子賢孫。大伙兒拿著肉類祭祀先人，實是殺害其他生命，不但沒有功德反而是囤積惡孽。如同尼泊爾當地之風俗，誤傳大量屠殺牲口可以令神明更慈悲，「屠殺」又怎樣會換來「慈悲」？這是因果不符最明顯的近代例子。至於燃燒各種紙製用品

等等，尚未有經典記載可以利益先人，相反燃燒之時製造大量廢氣，影響各人健康，特別是密集城市空氣欠佳，不少人患上呼吸道的疾病，廢氣足以加劇他們的病情。

現時紀念先人的方式，類同芬那與斯尼耶之行徑，不但無法達致預期效果，反而會導致弄巧反拙的結局。

至於其他習俗，可先了解生活層面的祝福物品之作用，將更易於明瞭。招財貓、開運吉祥物、幸運繩、加持佛珠、開光佛牌等等，到底作用何在？依經典分析人類之需要，這些物品主要增強使用者的信念。擁有信念的人更有勇氣，敢於多作嘗試，又能夠渡過難熬的關頭。世上有些人可以心裏默默許願，就可以有始有終地成就事情；但亦有許多人需要借助外力，物件或儀式就是其中一種途徑。雖然物件只是一個象徵，儀式只是一時，但借助它們而許願、發願，能令人增強信心、信念。所以並非陶瓷造的招財貓賜予財富，亦不是幸運繩、佛牌帶給你幸福，而是借助這些物件令你內心產生力量，令自己可以面對難關，改變厄運。即是說，物品的本身與幸福的未

來不具有直接的因果關係，而只是間接的心物效應。

依此思路便可明瞭經典如何解讀「初一不許洗頭、掃地；用柚子葉洗腳可擺脫衰運」。因為你相信不洗頭可帶來好運，或用柚子葉洗腳可擺脫衰運，內心信念增強，逆境也可以安然面對，為自己創造更多幸福。相反，因為你相信「七八月不宜下水」，心念轉弱、怯懼，遭遇也跟著逆轉矣。

來生想做歐洲人？

港人喜愛出遊，臉書中不時被旅行照片洗板。相中所見，許多人陶醉於日本、歐洲或美加等地之天然美景、藝術文化當中，其中更不乏放閃留言：「太美了！真想活在這裏。」

假如今生沒有機會移民，到底我們下一生可以投生到更好的國度嗎？即使你財富充足，今生投資移民，來生也可出生於該地嗎？或是送兒女出國留學，之後由子女申請父母入藉，對來生有何影響？抑或沒有能力移民，但不時去外地旅行，學習當地語言、模仿她們的穿著及使用當地的物品，對來生有幫助嗎？

其實我們也可依據《狗行者經》，並配合其他經典之內容，試圖與旅人分享如何才能圓這一夢——來生想做歐洲人。

上面已說過，終其一生模仿狗的言行與意識會導致下生成為一隻狗。這在其他經典有提及其背後的投生原則，一個人如無極大的善業或惡業，便會按今生的習慣而決定投生何處，學習狗的習慣自然成為一隻狗。按此理據推斷，學習歐洲人的言行及思想之素質便有更大機會生於歐洲。甚麼是歐洲人的素質？《增一阿含》列出投生為人的三種素質正好作為參照，不過它的分類及切入點均是按照古印度文化來設定，故需重新詮釋成為七大條件，讀者方可領受其中意涵。

第一、願意為別人付出。

最基本，不只是為自己為家庭而付出，而是願意為別人為社會而付出。因為前者之行徑與其他動物是共通的，無法令你下生成人而加分；但後者看似簡單卻被人忽略——這是人與動物的關鍵分界線。證據到處可見，因為不難發現動物是很少幫助自我家庭以外的動物。在臉書有人分享這樣的短片：一隻狗救活一條在地上垂死掙扎的魚兒、一隻烏龜拯救一頭被困在小島的狗等等，

正因為動物界向來是以弱肉強食來維持生命，我們何曾見到獅子捕獵斑馬後，將鮮肉送給老虎？何曾看到猴子會把香蕉分給大象吃？所以，為別人付出是生之為人的最基本條件。

第二、願意為環境付出。

在人的世界，為別人而付出，不限於雪中送炭、施藥施救等行為，更包括為環境而付出。不少亞洲地區，人們多數各家自掃門前雪，有些人更是自私得可怕，垃圾隨街，甚至隨處便溺；公共廁所之臭氣幾可令人窒息，美好的河溪變成垃圾漂浮之處，整體環境自然不堪入目。亞洲（日本是其中一個例外）城市有多少人願意為配合社區而美化自己住所或商店的外觀，包括種植花草，讓過路人經過時賞心悅目？真的很少。反觀素質高的城市，居民都有愛護環境之心，願意為它付出精神與心思。在這些城市裏，早上相遇的對白是：我家屋前的花已開了！而不是，早餐吃了甚麼？

第三、願意為大自然付出。

與人息息相關的環境，還有大自然之元素。別國擁有優良水質及空氣，正是來自對大自然的保育。對於廢氣排放、廢料處理等等，均有一定的程序及指標，

不是你有錢便可為所欲為。例如近日研究發現多種沐浴露及洗面乳包含影響海洋生態的塑膠微粒，不但污染大海，更令無數海洋生物誤吞而慘死。各家品牌紛紛檢討，有些已承諾禁用微粒。在商言商，開發時沒顧及的因素，難免有之，重點是當問題出現時回應的態度及處理手法。

其實人類物質進步與富裕的成果，均來自大自然。人類從來都沒有變出甚麼天然物料，只是在運用植物、礦物、天然氣、石油等大自然的各種資源。懂得用而懶去保育的國家，能源很快便虛耗一空。但懂得善用的人不但會開發，更想到未來的持續性。其實只要懂得善待大自然，國家的素質便不一樣。好比日本的櫻花為何吸引？明明是同一品種，論數量也輸給某些大國，但在日本就是賞花的人絡繹不絕，好像只有那裏櫻花比較好看。道理很簡單，因為日人有考慮與大自然的相互協調，花盡心思做了整體的規劃與配套，所以賞花之時，是由街道、建築、河川、人心，再加上主題，拼出無與倫比，令人難以忘懷的全身全心之感受。反觀一些地方，花種又多又漂亮，可惜當地人並不善待大自然，隨處丟垃圾、大聲喧嘩、亂立建築。既然顯微鏡下的冰雪、

草葱，已被證明可以因應人類的讚賞或呵斥而展現不同的圖案，花卉擁有這種反應的能力應也不足為奇。

人類由大自然所組成，也由大自然所滋養，為大自然而付出，不過也就是為自己付出。

第四、願意尊重生命——人與人

「尊重生命」是非常美麗的用詞，它展現了人與人、人與動物之平等關係。首先描述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係。各國發展經濟之同時，也在人際相處中發現有許多值得改善的地方，反思與研討種族歧視、兩性地位、殘疾人士、兒童權益、同性戀等等議題；可能過程中難免有矯枉過正的情況，但定立後的確避免了許多人被理所當然地不公平對待。例如西方對兒童色情禁戒非常嚴格、對被性侵者只要說「不」的保護法例、日本列車有專為女性使用的車卡、香港也開始為輪椅代步的人士引進備有電動上落的計程車，避免上落輪椅而受傷，也可方便他們定期就醫。

再舉一例，荷蘭有非常嚴密的制度保護受聘者，一經受聘的合約職員，僱主須有充份理由方可解僱，否則便上法庭。這均有賴過去工人合力爭取應有權

益，背後傳遞著同一信息：僱主出錢，僱員出心出力，兩者只是角色不同，責任不同，而不應是有高低之分的畸型關係。在此香土，不光是業界的招聘與受聘（僱主與僱員，從名字已嗅到有問題）、師與生、長與幼、官與民、職員與顧客等等，均是望塵莫及這種別處的平等關係。

其實，經典也有類同之記載。信士以歡喜心提供僧人的飲食與日用品，令其無憂地修行；而僧侶則以懺慚心接受信士所提供的，並負起專修之責任，將所體驗與信士分享，改善他們的心靈素質。而經典之名句：「佛在僧數。」意謂佛只是僧團其中的一位成員。可歎現時這些導師與弟子、僧伽與俗家之間的平等關係，有如龜毛兔角，幾近蕩然無存，哀哉也！

第五、願意尊重生命—— 人與動物

人與動物的關係在各地之情況，從網上流傳的短片與圖像可見一斑。寫實短片中，有的仍在用滅族式捕獵，如用炸藥捕魚，不但奪命，更毀滅了海洋生物的家園；有的則停留在獵殺巨魚或猛獸而高聲喝采，更拍照留念；有的縱然捕獲，也只是嘖嘖稱奇後放回大自然，當然也有人拯救

被困魚絲的海鳥、海龜。其中一段影片，有位醫師特地治療受了傷的猩猩，痊癒後便帶牠回到所住的森林，隔了多年醫師再往探望，猩猩仍記得醫師，並相擁而泣。當然也有人更聰明，直接倡議動物權益，要求立法。越是後者，越是接近互相尊重的平等觀念。

另外，科技、藝術與文化，圖像創作與街頭實驗，也是層出不窮地表達尊重生命的訊息。血淋淋的皮草搭在模特兒身上，將皮包圖案蓋在鱷魚身上等等，讓人馬上驚覺高貴與美麗的背後原來是血淋淋的慘案；還有許多正點漫畫，灰熊拿起獵槍射殺人類，將各式人種關起來，讓猴子來欣賞、餵食，雞鴨拿著利刀割人，全家的人頭放在餐桌上待牛



© Patrick Kwong

羊來吃等等，都是極之嚇人，即時令人反思自以為尊的霸道心態下，犧牲了無數生命。更有人精心設計街頭實驗，請人穿上白兔的裝束，在街上抓路人的頭髮，令人感受動物被拔毛時同樣十分痛楚！這些都是人類邁向萬物平等的覺醒行誼。

這一方面，經典亦早有相關的依據——「以己度他情」，意謂將心比心，己所不欲，不但勿施於人，也勿施於「牠」。可惜啊！教界來來去去都是從輪迴受苦等等切入，要不然就講一堆「離晒地」的故事，可謂「抄書抄到有朋友」！短片世界所呈現的，是到市場購買鳥類、海產，然後「放生」。其實心意是可嘉，但做法上惟欠善巧，早已被不少傳媒、環保、愛護動物團體所質疑，甚至批評。相比之下，民間達人對尊重生命的表達與切入位，比教內精彩豐富得多，更為人所接受。

從這些流傳的訊息中，正代表一個國家的民眾對生命平等發展之進程。然而，短片的主角或圖像的創作人屬於哪一些國家，大家應該業已心裏有數。

第六、願意保護及改善制度

制度也是需要人去保護及付出。有人移民到西方國家，不消說沒有付出，更是存心利用制度中的漏洞而從中獲得私利，試引兩個案例作為引子。有人在加拿大利用「七天內可退貨」的信心服務，七天內便退一次衣服，不斷「買」與退，令自己不花分毫而有新裝可穿；也有人利用歐洲火車的自律購票制度，精算好被查票的機率，更打算若被查出沒



有票便說「忘記了或精神不好」等騙詞，於是一再不買票搭乘火車。

試想一下，別國能有這些制度是因為人民素養已朝向或已經達到可信任的程度，他們很清楚倘若人與人不相信，社會便只會動蕩不安、永無寧日。所以當有公眾人物或團體出現誠信問題，必然成為千夫所指。要麼盡快澄清，要麼若然真有其事，迅速道

歉，遇嚴重者便屬「誠信破產」，不下台也不成！相反，假若你慣性對社會的不公平不聞不問，只顧眼前人事，食好睡好便了事，這種慣性應無法與先進國家的氛圍相應，即使你今生可以靠福報移民該地，但你永遠不欲提升人性素質，下生通常也只會回到原地。

第七、願意自我探索

中上階層的父母不少均安排子女到歐美加升學，外國的教育理念有何優勝之處？重視「自我探索與定位」正是其中之一。

縱然香港教育一直在革新，但坊間教導如何考試得分的補習社人頭湧湧、長做長有，相信考試先導的氣氛並未有多大的變易。長期浸泡在「標準答案、分數定成敗」的世界中，學生會逐漸失去探索自我的意欲與能力。應該說，學生根本未必知道要探索自我，因為「我」已被定義為「哪一科考得好，哪一科考得差」的機械體。缺乏自我認識自然談不上甚麼「自信」，又何來獨立思考及判斷能力？取而代之，學生會偏向機械式執行別人的要求。



© Patrick Kwong

歐美情況卻不同。據悉美國中學裏，老師及學生只花四分之一時間在標準答案的評測上，其餘時候是讓學生接觸不同層面，鼓勵思考，並提出自己的看法，也即是創作了！目的不是取得高分數而是過程中認識及優化自己的思考方式、人際關係、多元價值等等，即是重視「自我探索與定位」。這類環境培育出來的學生，才有更大機會成為領袖，解決問題。

精簡地說，慣於「標準答案」的人只能跟著「熱愛創新」的人走路。縱觀現時領導世界是甚麼？Google、Apple、Windows、Facebook等等；國際頂級品牌又是甚麼？BMW、Ferrari、Posche、Gucci、Chanel等等，正是例證。別誤會，不代表其他地方沒有人才，只是發現許多人是到了歐美才有機會發揮他的專長，無論是藝術、文學、科技等等也如是。

歐美的教育優勝之處，正代表投生該地的條件之一。即是說，你越是願意「自我探索與定位」，不甘於「標準答案」的生活，越大機會生於歐美。

然而，「自我探索」正是經典所說的禪修過程，從仔細認識

身體結構與動態，到認知情感、情緒的複雜反應；再進一步認知自己的思維方式及價值觀。這些不正正是「我」的總和。從世間層面，越是能透徹見到這個緣起的「我」，才有機會突破過去的「我」，解決問題，優化世界。

結語

正是以上七種條件決定你投生哪一類的國土，依此便可回答文章最初提出的問題。有人今生已經可以直接或間接地移居外地，但若然他們只是在享用環境、制度帶來的便利，骨子裏卻仍是舊有的思維與價值觀，生活圈子也是徘徊在舊的行為與言語，相信下生還是沒法子生於已移居之國度。至於不時去旅行，學習當地思維與言行是增加了下生生於該地的機會，而模仿衣著與使用物品則幫助不大。

如將七大條件配對《增一阿含》，第一至第三項是「布施」；第四至第六項是「持戒」；第七項則是「禪定」。這是經典所說投生為人的三大條件，換上現代演繹後，便正是「來生想做歐洲人」的參考準則。

總括而言，筆者先從《狗行者經》敘述的仿效狗隻無法生

天，令讀者一同反思部份社會習俗包含「因果錯配」之謬誤。進一步，挖出模仿狗隻成為狗的原則，將此原理聯同《增一阿含》記載投生成人的「布施、持戒、禪定」，再將這三種條件重新演繹，與現代思潮接軌，如尊重生命、環保意識、社會制度、教育理念接軌，最終提煉出「來生想做歐洲人」的參考準則。這個過程是甚迂迴甚曲折，相信未必輕易獲得讀者的共鳴。然而筆者之深意在於證明——布施、持戒、

禪定，以至其他修行方法的確是可以現代思維去表達，已在坊間流傳的內容從來不應該是標準答案。

經典之所以能流傳千古正因為它從來沒有標準答案，現在與未來也不應該有，此乃最能契合「空」之真義也，同意不？不論讀者閱後反應如何，評之功過得失，吾不再介懷矣！■

作者臉書: hoi chuen

作者網頁: <http://www.sayhike.com/hoichuen/>

手藝人奚淞

七十年來一場大幻化

文：鄭志康

來到新北市新店區手藝人奚淞的工作室，甫進門便覺滿室墨香。抬頭一看，橫樑和牆壁上貼有他的書法，有經文也有偈頌，當中每筆轉折頓挫，趣味盎然，紙上盡是濃得化不開的樸實質感。這是台灣之行的第二站。

我想，老師是一位樂天知命的人。

我們坐下喝茶，茶碗是宋朝的天目碗，他笑著說，摔壞了便不用回香港了。只好小心翼翼，捧在手裏。茶煙嫋嫋，如夢似幻，與奚淞對生命的洞察相互輝映。「下年我便七十歲了，這一刻我可以斷言，人生是場幻夢。」佛陀的母親摩耶夫人，梵文 Mahāmāyā，意譯的話是大幻化。摩耶夫人在佛陀出生七天後去世，佛陀到忉利天找她說法，成就了母子相會。奚淞認為，這是極重要的宗教及哲學命題，貫穿佛教數千年來的發展——夢幻

產生醒覺——擁有這樣一個名字的母親，她誕生出覺者，然後兩者終於相會。是因緣何等奇妙！

奚淞早年在法國巴黎美術學院留學，回台灣後曾任《漢聲雜誌》編輯、《雄獅美術》主編。無論散文創作還是佛教書畫，都聞名遐邇，白描觀音、大樹油畫、手書心經……創作高峰期過去了，人生沉澱到另一階段，多了點時間為自己、為眾生抄抄經。「這個時代需要更多的慈愛。」現在每天他都會抄寫一份《慈經》，祝願眾生幸福，已成了不可或缺的功課。面對八萬四千法門、那麼多不同層次的修法及學理，相遇佛法，是他這輩子覺得最有價值的事情。

「縱使修行不是修得很好，但總算開始領略佛法精彩之處。這一生，沒有白活！」

打開金剛乘的寶庫

在古稀之年回望過去，奚淞老師說，當初並未特別渴望接觸文學及美術，只是在精神上的疑問底下，不經不覺借助它們作為表達手法。「一般文科教育，都把文學藝術視作了不起，好像那就是精神性的通道。這多少是個美麗的誤會。」

隨著不斷創作，他雖然發現藝術本身的限制，卻無意脫離

它。因為通過繪畫及書法，才得以走出自己的夢境。世界對他而言像魔術一樣，疑幻疑真，尤其是小時候逃難，四歲前一直跟母親分散兩地，令他對生命產生疑惑及不安。

打從學佛開始，奚淞便專研原始佛教，人竟不自覺變得傲慢，因為佛陀入滅前囑咐「依法不依人」，他好像撿到了金科玉律一般，以為只靠自己修行便成了。直到兩年前，身子忽然不舒



服，眼睛小中風，到醫院檢查，還擔心得了癌症。那一刻，關於人身難得的各種譬喻，再度在他腦際閃過，孤寂之感油然而生。後來法友拉他到眼科診所，在候診室遇上才拜會不久的東由仁波切。

「仁波切小時候太用功讀書，眼睛不好，即使有了黃斑病變還繼續到處弘法。那年他剛好來台灣，弟子於是陪同他來。」候診期間，仁波切念咒，聲音低沉，奚淞坐在旁邊，感到一股溫熱的磁場。他很好奇，於是請在場的尼師替他翻譯。他倆相視而笑，又因為病的關係，同時在流眼淚。談著談著，兩個初識的人，由此有了無形的連結，奚淞竟吐露了平常不會輕易說出的感受。

他問：「佛說人身難得，可是轉眼間便老了，人也生病起來。我這生中最愛的就是佛法，師父您看，我有沒有機會證悟？」

仁波切並沒有回答，看著他，繼續念咒。

他忍不住說下去：「年輕時覺得自己活得不錯，我做的人事人家都稱讚『真棒』。現在回過

頭來，反而覺得很笨很愚蠢。」大概是他的「愚蠢」打動了仁波切，仁波切終於開口：「你可以修大手印呀！」

過了幾天，仁波切講授大手印，奚淞連續聽了三天，如雷貫耳。仁波切直截了當破除他的執著：「你知道嗎？其實你一點問題都沒有。一直以來你只看到外境，卻看不見自己的眼睛。」他完全被懾服了，才明白這就是「口耳相傳，以心印心」。此時他彷彿打開了寶庫，發現生命中種種關懷的問題，終於有了解答。「舉例說禪宗，它是乾乾淨淨的，你一下子不悟，便完蛋了。藏傳佛教是把所有感官經驗和精神上能應用的東西揉合起來，初看起來好像五花八門，慢慢深入後會發掘出不同層次來。」

奚淞的上師東由仁波切，來自噶舉傳承。仁波切自幼家境貧困，早年喪父，母親帶著他討飯，後來改嫁他人，仁波切於是當了牧童。有天他把家中一頭珍貴的白犛牛弄丟了，主人遍尋不獲，他也少不免遭到嚴厲責罵。與此同時，第二世波卡仁波切轉世的消息傳開，這在牧童當中簡直就像神話一樣，因為仁波切是香巴噶舉法脈的持有者。東由仁

波切聽到後，深夜逃跑，投奔波卡寺。流浪一段不短的日子後，順利抵達，寺方收留他作沙彌，更認識到波卡仁波切，二人特別投緣，此後五十多年以師徒相稱。十二年前波卡仁波切圓寂，波卡寺交由東由仁波切主理；去年在大寶法王的囑咐下，找到波卡仁波切的轉世靈童，並獲認證為第三世波卡仁波切。二人如今師徒身份互換，再續法緣，誠為美事一樁。

真正的救贖，在於了知明覺

奚淞相信因為人固守著自己的城堡，所以佛法是要來打碎這座城，讓我們走出夢境。佛教從強調無我到空性的見解，然後空性跟覺性的關係。這一系列義理發展吸引著他，也教他認清人生真諦。以往一知半解時，眼花繚亂，一時即空即有，一時空非空……尤其其他堅信人身難得，總覺得人生必須抓緊一點甚麼東西。現在不會這樣想了，七十年來一場大幻化，只是心造夢境，人最後還是要「明覺」。

「悲喜苦樂因缺乏覺性乃成為煩惱，八萬四千法門，給我們明亮亮的覺察。《五蘊譬喻經》中有這樣的一句偈：『觀色如聚沫，受如水上泡，想如春時焰，

諸行如芭蕉，諸識法如幻。』色身就像泡沫，念頭一個個浮上來，但一戳便破滅了，是虛幻的；思想則如海市蜃樓，自以為可捉摸的，也是不真實；我們的心行如洋蔥、芭蕉樹，一片一片剝開，裏面是空的，甚麼都沒有。至於六識，說穿了只是魔術，是Mahāmāyā。」相傳帝洛巴把大手印傳給那洛巴時，這樣告訴他：「現象不能夠捆綁你，是執著捆綁你。放下你的執著吧，那洛巴！」安淨仁波切用藏文寫了這句話，送給他，他甚喜愛，掛在牆上，每天提醒自己。



雖然給自己標上「手藝人」的稱呼，卻又斷言從未在藝文當中找到答案，這並非矛盾，而是他早把繪畫當作修定。「很多人禪坐不但無法解脫，反而因禪悅而上癮，自以為某一天有了進步，怎料第二天股市下跌，又



奚淞
大樹之歌三連作之一
(2016, 油畫·麻布,
80x116 公分)

打回原形。藝術家的執著更嚴重了，畫筆畫作只是工具，如果無法通達心靈的本質，那代表你還未真正進入狀況。」他有時會撫心自問，畫佛菩薩時感覺良好，認為自己很虔誠，然而在努力畫好的背後，會不會只是想享受人家的溢美之詞？「一旦在想『我』要怎樣畫、『我』要表達『我的』想法，『我』想像佛陀那樣得到解脫。這一切終歸成了執著，我還是在夢中，無有解脫。」我問他能否讓我們看看著名的白描系列，他一笑置之，說

那些收好了，也沒甚麼非看不可的理由。

談到佛菩薩像，奚淞慨歎古代文化成熟，師徒傳承都有美談，留給後世的作品歷久不衰。現在縱有，不過是皮相而已。佛陀入滅五百年，才是像法時代。他一直在思考為何佛不許造像，而後人竟足足忍耐了這麼久。阿育王時期的桑奇大塔，算是最早期的佛教藝術，上面繪有佛陀的生平。他笑言從未看到有連環圖是主角從缺的，永遠是孔

雀、獅子座、足印、菩提樹代替。「這是最偉大的觀念藝術（Conceptual art），從那時候起，已在宣揚無我的訊息，已在提醒我們不要聚焦紛紛擾擾的世界，而是覺察那如如不動的真如佛性。」

佛以筏喻者來說明法門只是方便，應捨即捨，連法也如此，何況非法？奚淞坦言藝術絕對是「非法」，有時反過來給我們更大的障礙。現在每畫一幅畫，總要深思熟慮一番。大時代

急劇轉變，有堅持的藝術家要抵抗洪流，談何容易。「大部分當代藝術純粹講求感覺性，欠缺以往對生命的詰問。自我感官崇拜一番，只要有人跌破眼鏡，那便是藝術了。在行銷至上的年代，不能推廣出去的東西豈不是完蛋了？」他瞥了瞥旁邊的畫作，補充說：「幸而我是畫佛畫，還好一點。」

過去三十年，奚淞走遍多個佛教國家；結論，只有一個慘字。它們大多成了經濟發展的犧



奚淞毛筆繪畫的「一沙一世界」，以曼陀羅花形象來表達他對諸佛世界及萬法心性的看法。
© Tim Liu

牲品，本土生態殆盡。他以前會形容尼泊爾是個神話仙境，今年年初重臨舊地，撇除遭大地震破壞不說，那種污染程度教他吃驚，河流裏竟有一半是垃圾；過度強調觀光旅遊同樣令他不安，古老手藝的作坊成了紀念品小店，還開得通處都是。「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危險，因為大家以為能在外境找到幸福。全部錯了，我們都掉在餓鬼道上，被訓練到只知我執、感官崇拜及瘋狂消費，妄想創造一個所謂地上的天國。事實上，已到了快要崩潰的境地。」這又回到仁波切的那句話，我們一點問題都沒有。幸福本來就握在掌中，坐在金山上還到處找財富，如奚淞所言，真夠笨的。比利時作家梅特林克的《青鳥》，講述一對兄妹，仙女著他們尋找青鳥來治病，歷盡千辛萬苦後，原來青鳥就是家裏白鴿的化身，一直在身邊卻懵然不

知。「古今中外經典，說的也是同樣道理。快樂跟痛苦是平等的，知道明覺為何物的人，他會懂得安定應往內心尋找，只有這樣才得到真正的救贖。」

即使人類完蛋，佛法還是會存在

我們的無明、執著具高度毀滅性，愛之適足以害之，似乎頗適合為人類下註腳。奚淞談到崩潰的臨界點，我不諱言拋出一套悲觀看法。他反駁說，如果我學佛學得再深入一點，便不會覺得世界快要完蛋是甚麼大事情，畢竟按照科學理論，人類最終是要完蛋的，「哪有因緣和合而成的東西不完蛋？我們只是碰巧基因碼累積得不錯，是這一刻最有智慧的生物，而史前很多物種都滅亡了。毫無疑問，即使人類完蛋，下一批生物一樣會發現佛法。」年輕的他常害怕這害怕那，說穿了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佛法本是自然規律，若信靠自然規律也不安全，還有甚麼可以依止呢？」



奚淞與作家白先勇是相識四十年的知己，成就同樣斐然。圖為七月時攝於《白先勇細說紅樓夢》新書發表會上。（圖由黃銘昌提供）



東由仁波切（中）定期來台弘法，奚淞和友人著名畫家黃銘昌（右）都是他的弟子。（圖由黃銘昌提供）

他又分享最近參加了仁波切在印度的大黑天瑪哈嘎拉法會，數百名僧人連續八天八夜在廣場上跳金剛舞。起初除了覺得服飾熱鬧繽紛外，舞步也不太看得懂，好像沒甚麼特別，平平淡淡一副模樣，但半小時後他竟給迷住了，恍如在定中，放棄了對形象、感官的追求。「大黑天示現忿怒相，象徵的正是降伏我們的心魔、三毒，某程度正代表那種毀滅性的能量，可祂同時又是慈悲心的顯然。像台灣會不時聽到青少年殺人的新聞，沒錯這是瘋了，可我們無法否認這種屬於人類的負面能量，你避開它它也不

會離開你，唯一的出路是將之轉化為定。憤怒生起，不是用力去跟它搏鬥，而是面對它，否則只會把氣養得更大，傷人傷己。」法會過後，他學會面對煩惱，與苦共存，安忍於其上，因為明白那是心給他的考驗，只是另一場幻化。

奚淞最近準備新的《大樹之歌》三連作，呈現二千五百年前佛陀禪定、證悟及說法。當中一幅描繪佛陀成道的那個晚上，令我印象特別深刻。佛陀經歷六年苦行，轉至菩提伽耶，坐於菩提樹下，發誓不取正覺，絕不離座。在短短六天之內，達到四禪

八定、六神通、意生身，到了第六晚，星夜當空，快要黎明之際，天魔下降，攻擊佛陀，又派魔女誘惑，一一無效。天魔以言語挑戰，問有誰能證明祂證得無上正等正覺。佛陀手觸地上，說大地為作證，大地發生六種地

震，天魔只好敗興而退，佛陀亦終於證得正覺。「佛陀在樹下禪定證悟，得到明覺，我畫這套作品，同時也在尋找內心的佛陀。」



© Tim Liu

接近訪問尾聲時，老師神秘地著我們動身，往附近兩條街外的一間房子走。打開閘門，室內異常幽隱，他點亮燭光，映入眼簾的是一敞大的禪修室，正廳供奉數尊佛菩薩像，左右兩側掛有兩幅黃銘昌的寫實風景油畫，氣勢磅礴，自己的書法作品則散見各處，上佳質量，教我們嘆為觀

止，目不暇給，全是他以手藝貫徹追求定靜心的最佳明證。入內則是老師抄經、寫作及休息的地方。雜誌封面「一門超出」四字就是他在這裏為我們題寫，在此再度感恩老師。老師每天都來這邊打坐，滋養身心，無怪乎臉上永遠是一抹從容自若的微笑！

中國對東南亞的佛教公共外交的時下設想：幾點善意提醒

文：劉宇光

近年中國有觀點認為，國內宗教發展已經達到成熟的水平，既有條件亦有需要讓中國宗教組織透過在國際社會積極佈教，來進行宗教公共外交。其目的有二：一，由於中國在國際上，經常因為「宗教自由」問題而被批評，成為國際形象的負資產，所以借助輸出中國宗教，可以反守為攻地向國際社會展示中國其實是有宗教自由；二，藉著輸出宗教，在國際上展示當代中國的軟實力。這特別體現在「一帶一路」沿途所涉地區如東南亞和南亞的諸多國家，因她們多屬有龐大宗教傳統的社會。

漢傳佛教作為中國推動宗教公共外交的重要載體

宗教公共外交（religious public diplomacy）無論是其行為體的組織與網絡、價值觀、活動內涵，及來往的對象等多方面，皆與宗教關係密切而直接。

特別過去廿餘年，宗教無論在國內或國際關係的公共領域中的政治化回歸，其中包括各種宗教極端主義所造成的壓力，使運用宗教非政府組織（RNGO）和國際宗教非政府組織（RINGO）展開宗教公共外交活動，成為其中一個預防和應對宗教極端主義蔓延的重要輔助手段，這亦將宗教公共外交推上新的台階。

同時，公共外交某義上也是間接的國家行為，直接的行為體是本國的非政府組織或民間團體，但背後仍有本國官方的角色，從策劃者到後勤不等，目的在於透過民間團體此一白手套，嘗試在他國的民間塑造對本國官方有利的正面形象或條件，以便幫助本國官方在他國的民間取得好感或支持，特別是透過他國民間對其政府的影響力，達成本國官方所欲取得的有形或無形的利益。

中外學界多同意，漢傳佛教是中國對有佛教傳統的其他亞洲國家推動宗教公共外交的主要載體之一，所以皆認為，漢傳佛教已從先前處在與其他宗教的官方關係差異不大的狀態中，在千禧後進入當局在社會層面對漢傳佛教特別鍾情之過程。當局嘗試間接以此介入並調控中國漢族社會宗教市場發展趨勢的工具之一，從而拉出不同宗教與官方之間關係的親、疏差距，同時可用於對台、港二地社會宗教社群的統戰工作。

官方學者強世功考慮到前述佛教在前清對蒙藏的帝國內交、五零年代對東南亞的外交，及近年對台的統戰等例子，而提出以佛教為主要載體，以東南亞目標的宗教公共外交。尤其在配合「一路」的南進國策，圍繞南中國海沿岸多國，建立實際上是由中國所主導的東南亞經濟融合體和地緣政治勢力範圍之際，同時也企圖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信仰版圖，特別是天朝佛教的宗教版圖。所以中國宗教局員吏 2009 年在世界佛教論壇直言當代中國佛教的「霸業」：「確立中國作為世界佛教中心的地位」。



學界論及當代中國以佛教對東南亞作進行的外交相關活動及其成功的案例時，通常都會提到五零年代及近廿年來，佛牙等宗教聖物在東南亞上座部佛教國家作宗教巡迴展示時，受到當地官民的熱烈歡迎，這些讓中國官員們喜形於色、津津樂道的盛況，確屬事實。但官員們其實也應該嘗試對另一種事實作出思考：佛牙在 2011 年 6 月第四度訪緬，而且，緬甸政府同時宣佈中、緬兩國進入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係。不過就在這次佛牙訪緬之後才三個月後，中國在緬甸投資七十億元人民幣修建的密松水電站，在工程進行半途，受到緬甸當地無分族群、宗教、政治立場的多個組織強烈反對，緬甸政府因而被迫宣佈擱置，迄今復工似仍無期。

儘管佛牙是在水壩停工前三個月訪緬，而據稱受數十萬緬甸佛教徒禮拜歡迎，雖然參與運動的群眾恐怕大多都是中國認為可以透過用佛牙巡迴展所打動的佛教徒，但對佛牙的熱情盛況，明顯並無助於預防反水壩運動的爆發；而且組織與推動反水壩運動的團體，也包括緬甸上座部僧團及其非政府組織。

比之於孔子學院，中國借助佛教而期望在公共外交上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不會比孔院高。因為在國際社會推廣中國語文的教習，這本來是一個近乎天然的獨市市場，可以說是探手可取，但由於諸多原委，仍然持續飽受各國的質疑。但發生在孔院身上的弔詭，主要只是源於其在課程設計上內涵的缺乏，乃至制度內的種種缺陷，而失卻起碼的吸引力，卻還不是因為另有更為優秀、足以把它比下去的競爭對手。

局限、弱點及現況

縱觀今日的国际佛教舞台上，無論是在學術研究、精神修持、文化教育、醫療社會福利、慈善救災，及公民社會的公共介入等，亦無論中國以外的其他現代漢傳、日本、各系上座部或藏傳，乃至東南亞的漢傳——上座部混合型佛教，及西方佛教（Western Buddhism），可謂百花齊放。國際佛教無論從多樣、多層次，乃至多元的精緻程度來說，其多樣性是相當成熟的。中國的佛教所面臨與各種現有傳統的競爭，只會比孔院劇烈。

中國的佛教要在這國際競爭當中站得住腳已非易事，姑且不論動輒以「大國佛教」自許之角度，來倡議對東南亞展開所謂佛教公共外交的論者，是否意識到漢傳與上座部二系佛教之間，以「大乘非佛說」和「小乘」作互相排斥的宗教隔閡與對立到底有多深，若再加上出於所謂的「大國崛起」的地緣因素截取當地資源之餘，以致在宗教上都要以君臨天下的姿態，要求東南亞各國上座部，奉以大乘中心自許的中國為世界佛教中心。這實難以想像當地素以佛陀真傳自傲、有著深遠歷史背景而色彩仍然如此強烈鮮明的宗教身分認同，再加上近代形成有豐富反殖民鬥爭記憶的上座部僧團難免會不鼓動民間社會奮起對抗來勢洶洶的大國及其佛教。

中國官方在它所謂維護中國文化與宗教的「國家安全」的考慮下，海外宗教團體（包括台、港）在中國實質上是不能展開正常的弘傳，某義上可說中國宗教是有類似市場保護主義政策庇護的，而內地的漢傳佛教其實是最大受益者。所以她即使在中國國內，也不必與各類民間佛教（Folk Buddhism）教派、中國的藏傳（以別於離散於南亞的藏傳）、台灣的漢傳等宗教近親對

手，在真正開放的宗教市場上，作完全公平的競爭。然而，縱使受到如此的呵護，他們在農村的發展不見得可以超過基督教，在城市亦滿足不了受教育階層漢傳佛教社群對嚴肅宗教知識的智性需求，或宗教修持的專技需求，甚至無法與跨過族群之間有形和無形的界限、而又操流利漢語的藏族弘法僧競爭。如果一個宗教組織連在受到層層保護的本國宗教需要也尚未能應付，更遑論有能力在對方的宗教社會中紮根。

然而，在佛教的公共外交脈絡轉折出來的另一問題是：中國佛教的官方組織進行對外的國際佛教活動時，交往對象大體只集中在各國的官方佛教組織的高層及規模最大的幾個全球性佛教組織。這都是以國家為單位的官方機構。中國佛教組織的這種對外交往邏輯，其實是沿襲自中國官方。

宗教組織的國際交往只滿足於官方最高層之間，如果佛教被要求負上所謂宗教公共外交之任務，發展宗教與對方民間層面的社區關係，來「配合」由中國政、商界所推動的南進政策，按照中國的利益與角度，循經濟推動東南亞地區的政局來作統合時，則中國佛教稍有表面往來的少數幾

個全球性傳統國際佛教組織，和與政權關係密切的官方佛教組織，其實都遠遠無法代表不同國家在現實社會中，民間的本土佛教，尤其僧侶群體。

東南亞佛教僧團組織與民間社區結合的緊密力量

東南亞各國的佛教雖規模、組合、議題、性質及層次各異，但皆傾向採取草根角度看待公共議題的佛教非政府組織（NGO），這類佛教組織並非採取由上而下的金字塔式層級結構，更多是網狀的連盟，不同組織之間關係盤根錯節，因而在面對問題作回應時，無論在諸如動員等事宜上，機動程度甚高。天朝佛教對此一地區的佛教社區組織和區域性的佛教跨國非政府組織若不是一無瞭解，就是出於各種原因而迴避之。

如果不理解漢傳和東南亞上座部二系佛教在僧團與其社會之關係此一議題上的本質差異，輕言佛教公共外交是沒有多大意義的。漢傳佛教歷來只有佛教社群（Buddhist Community），並沒有如上座部或藏傳的佛教社會（Buddhist Society）。所以漢傳佛教的僧團大多並沒有與地方社區之間緊密共生關係之傳統，

從而亦不會把世俗社會內的各種問題帶進僧團當中，僧團一般亦不會與這些重大社會問題有任何密切關係。

但是，大部份時下東南亞的上座部，都曾經是或某義上仍然是佛教社會。所以佛教僧團組織在社會的紮根廣與深，其與民間社區結合的緊密程度，與官方不遑多讓，凡此種種皆非一般漢傳佛教可比。尤其諸如泰國等歷經現代公民社會洗禮的國家，組建有諸多區域性的跨國佛教非政府組織，其地方僧團往往在完全不理會國家僧團高層的情況下，直接在本土社區和跨境展開各種社區串連的活動，所以也許在地方上與社區緊密結合的大量基層僧團，比僧團總部及其高層僧侶，更能反映今天泰國上座部與社區之間關係的實況。

加上五零年代以降，由上而下的蘇聯式極權國家制度下的單一權力關係，其控制的空前徹底程度，比之於明、清二朝對佛教僧團以嚴苛見稱於史的約束，猶有遠過之而無不及。在這種制度下所建立的關係，已然成為中國僧團理解問題時近乎本能似的習慣，所以他們常會直覺地假設其他國家的僧團與中國是一樣，故此只需要與其他國家的僧團或佛

教組織的高層建立良好關係，則憑藉其大國背景，就可以讓對方官方組織的高層如同代理人般，以臂使指地，由上而下地層層壓下去貫徹長官意志。

但事實上，無論是泰國、緬甸或蘭卡等，大量地方僧團的建立、維持及認同，並不是建基在首都的僧團總部或國家政權由上而下的確認上，而是來自地方僧團成員所屬的區域、籍貫、方言、社區、族裔及階級或行業（典型是農民，尤其米農），尤其專業僧人每多為農民子弟，他們由小學到大學畢業前後十餘年在僧伽教育體系求學過程中的衣食住行，除了由僧團提供部份所需外，餘下的都是由家鄉社群所沿途支持。所以這地方僧團雖然在行政體系的名義上，是受僧團總部所指揮與調度，但實質上是想盡辦法擺脫總部的支配，公然強硬抗命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即使依循僧團總部行事，有時亦只是為了充實地方僧團對首都權力的議價能力。所以這些僧團一方面都是社區組織，而地方僧團之間亦會在國家僧團官方行政架構之外，另組大量各類在社群上錯縱複雜地交織，但又孰悉首都官方部門運作的網絡狀佛教非政府組織。

以主要上座部國家為例，二戰之後的泰國，僧團不同年代的成員，無論為米農維權、官方農業政策、農村社區發展、僧團高層成員的個人操守、僧團高層與軍方獨裁政權的勾結、抗議對僧團意見領袖的政治迫害、僧團行政體制和《僧團法》的民主訴求、泰美兩國政府連結制定有損泰國社會利益的經濟政策、僧伽教育改革、土地公義、借助森林保育所進行的農村維權運動，乃至對國家政治民主化等諸多訴求，皆曾針對泰國政府和僧團總部當局而作出強烈的公開抗爭，當中不乏多起案例是成功迫使當局撤回或修改不當政策，亦不乏僧團基層成員表面上依政府命令執行政治工作，但迅速變生肘腋，最終反撲官方的案例。

而在地方僧團上培養社會公共意識的，多屬僧伽大學由部分學僧所形成的這一傳統，其歷史線索是可以一直上溯到 1973-1976 年間的三年民主實驗期為泰國社會所帶來影響深遠的政治啟蒙，代代相傳，由 1960-70 年代左翼政治僧侶（Left-Winged Political Monk）逐步擴大為 1980 年代的發展僧侶（泰文：phra nak phadthanaa）和 1990 年代迄今的保育僧侶（泰文：phra nak anuraksa）。此

外，泰國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為了建構統一的民族國家，不斷以政權意志對僧團組織進行再三的標準化。但儘管如是，在歷經百年的標準化後，迄今仍然有地方僧團在包括僧伽教育等關鍵領域上，維持著與中央相異的地方傳統，加上近年的再在地化（Re-localization），以地方社區與文化為單位，所形成多樣性的再度常態化其實也間接反映官方不能，亦不願再動輒輕易以壓力迫地方社區就範。

緬甸上座部僧團的豐富反殖民運動，其經驗並不會因為最終取得政治獨立而散失。獨立後的緬甸，族裔、語言、歷史各異的地方僧團，本就不乏為維護族群語言、文化歷史及教育的自主空間，而以各種方式與上層周旋的豐富經驗，甚或反抗政府的傳統。所以即使外國勢力和資金在得到仰光政府的首肯下而被推進社區，從事自上而下的經濟開發，這並不表示地方社區及民間的傳統精英（如地方僧團等）就會輕易屈服，密松水壩的停工事件只是一例。

這些與眾多非政府組織密切串連的地方僧團，實際上已經變相成為半自治的社區組織。所以僧團高層的指令其實並不會沿僧團全國性組織的官僚行政科層拾

級而下，落到地方上即被自動領命奉行。其他如蘭卡、越南等，甚至是連作為伊斯蘭教國家的馬來西亞，其佛教僧團或佛教組織，皆不乏具有明確的公民權利意識，官方皆難以如臂使指地隨便呼來揮去。

知己知彼方能有成

在現代東南亞國家的佛教，尤其上座部僧團，其以現代方式大規模地介入社會公共事務，平均起碼有超過半個世紀到過百年歷史，不單成為僧團內部的傳統，在每一代僧人中都有繼承的社群，而且在好幾個國家，此一傳統不單一直穩定延續與成長，而且清楚形成代際之間的增長與擴大。隨著泰、緬等國的民主化，及公民社會的日趨根深，其草根階層的力量只會持續增強，更不會對官方輕易屈服。

對眾多東南亞國家的當地社會來說，東南亞其實是一個整體，民間的互通非常廣泛，所以當地佛教的大量基層非政府組織，都是透過區域性的跨國連盟網絡的串連而成。無論其視野與資源，皆並非完全以國家為單位，亦不一定以國界為限度，遇事常作跨境串連的支援。例如緬甸非政府組織的工作前線在緬甸

國內，但很多卻將其總部設在泰國，特別是跨境以泰北或曼谷為大本營。各國官方即使壓制在前線行動的團體，但基本上難以用連根拔起的方式，鏟除此類地區性的佛教基層跨國組織。它們可以從區域或全球意義下，取得從資金、資訊、訓練、組織等各種國際支援。隨著整個區域的日漸民主化，各國官方對待包括佛教在內的這類宗教非政府組織的態度，亦日漸從提防與壓制，轉變為既有競爭，又有合作，偶有衝突的並存關係，而不再只是由上而下的單向指揮或禁制的狀態。

近代以來緬甸和蘭卡僧團一直都是佛教民族主義的溫床，在英治期間，反殖民抗拒成為這些僧團的重要傳統。無論這個地區的佛教民族主義在獨立後，轉型為右翼的宗教排外運動，還是如左翼等的其他政治傾向，但上座部佛教反殖經驗的記憶，對無論左、右翼僧侶，一直持續到當代仍然鮮明。所以從意識形態、歷史記憶、組織網絡及其他資源上來說，對外國的剝削性投資所作的質疑，足以迅速連結上殖民統治的記憶，並同時藉此進行動員展開抗爭。

這個地區的佛教非政府組織的公共介入與訴求，多以民生

議題為主，因而其動員力的規模、不同背景社群之間能達成的一致性，到願意貫徹堅持抗爭的程度，皆遠遠超過直接或單一的政治訴求，使官方即使敢於打壓公然的政治異議者，例如政黨，但對社區為基礎的民生訴求卻頗為顧忌，壓制的行動事較有節制（緬甸密松水壩的抗爭即一例）。

東南亞上座部社會的佛教歷來滲透在社會生活的所有角落，所以所謂宗教與世俗之間的區分，其實並不是如傳統漢傳佛教般彼此隔離甚至半孤立的狀態，尤其在現代的脈絡下，僧、俗社群之間的非政府組織在各種議題的公共訴求上，都是互相支援不分的，因而佛教的非政府組織在資源與行動上，往往與社會上世俗的同類組織共同進退，地方上的基層僧團遠非孤軍作戰。

如果中國當局及其官方佛教組織對東南亞社會當中的佛教，及其近代史欠缺以上幾點基本認識，而誤以為同屬佛教，即可套用同道交情，聽任不良外來投資在當地任意妄為，人家也會接受，並且這就是所謂「佛教公共外交」，則其招致對方社會強力反彈，這也是意料中事。■

Exclusive Interview: The 17th Karmapa and the Buddhist Nuns of the Tibetan tradi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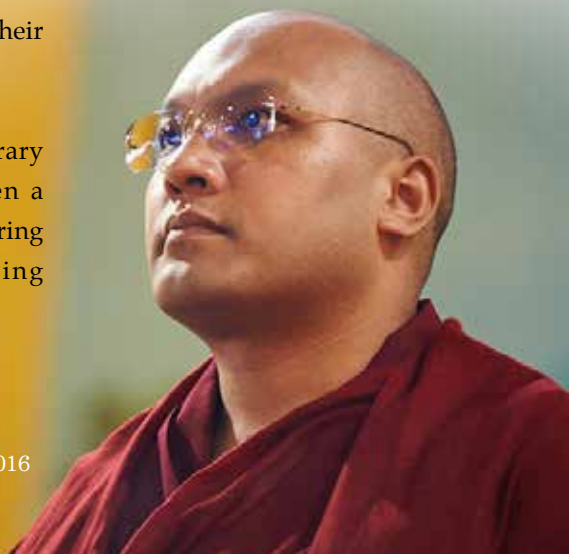
by : Dominique Butet

Our initial motive for documenting the lives of Tibetan Buddhist nuns through our photography stemmed from the fact that for many years, the Western world has largely ignored their very existence. Other aspects have since emerged that have enriched this documentary approach as the question of gender equality was being played out before our very eyes with regard to the gradual emancipation of nuns through improved access to education and progressive changes to their status in society.

A number of contemporary Tibetan masters have taken a personal interest in empowering Buddhist nuns and in doing

so have become spokespeople, communicating the importance of this cause throughout the world. Among them is His Holiness the Karmapa, Ogyen Trinley Dorje, head of the Kagyu lineage, who we had the honor of meeting in Bodh Gaya, India in February. His Holiness overwhelmed us with the strength of his presence and won us over with the undeniable sincerity of his attention, patience, and commitment to supporting the cause of Tibetan nuns.

His Holiness the
Karmapa in Paris, 2016
© Olivier Adam



Dominique Butet: Why are you so deeply involved with the feminine cause?

His Holiness the Karmapa: The main thing, in terms of Buddhist teachings, is that men and women are the same. They have the same ability and the same opportunity to uphold the teachings of Buddhism. So looking at it in this way, I want to give the nuns this opportunity.

DB: What are your thoughts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for Tibetan Buddhist nuns?

HHK: Of course, a lot of progress has been made already. For example, support for the nuns is becoming much stronger, in particular support for their livelihood—that's really a big deal. In the past, many nunneries in Tibet didn't receive much support from laypeople and the nuns had to beg for everything. Now the situation is getting much

better.

Also, in terms of education, the nuns are now able to study Buddhist texts and philosophy, which is a great advance—especially in India and Nepal, where they are about to receive the first Geshema degrees.*

What still needs improvement is, first of all, leadership. The nuns need to develop the ability to direct and lead themselves; to be able to provide their own leadership. Right now, monks provide a lot of leadership, and the [Geshema] classes are being taught by monks. In the future, nuns will be able to stand on their own two feet! Nuns who have completed the Geshema degree will themselves be able to teach other nuns.

The second difficulty for the nuns is the question of full ordination. This question has been discussed for more than 20 years, with a lot

* The Geshe (feminine: Geshema) is a Tibetan Buddhist academic degree for monastics, emphasized primarily by the Gelugpa lineage of Vajrayana Buddhism, but also awarded in the Sakya school. It is equivalent to a doctorate in Buddhist philosophy and is awarded after a 17-year course of study. Until recently, the qualification was only open to monks.

of meetings and talks. Now many people are saying that it's time to actually put it into practice. So my hope and my encouragements are that we can create a situation where [full ordination] can happen quickly within Tibetan society.

DB: Could you explain why the lineage of fully ordained nuns died out in the Mulasarvastivada Vinaya?

HHK: I think that there probably were communities of nuns in Tibet. They were established there but then later died out. The reasons why that happened are not clear, so it's really hard for me to explain much about that. In any case, we would like to start the process of reviving the bhikshuni ordination next year—first within the Kagyu lineage. We had hoped to begin this year but it didn't work out, so we will try to begin next year.

DB: At the Winter Dharma Gathering for nuns in Bodh Gaya last year, you said that the nuns would first receive the “vows of going forth,” then

novice vows, and then “training vows”. Finally, in the fourth year, they would be given the bhikshuni vows. Who could confer these vows?

HHK: Actually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ways we could follow: the first way would be for members of the bhikshu sangha to confer the vows. The second would be to have members from both the bhikshu and bhikshuni sanghas offering the vows. As there is no community of bhikshuni within the Tibetan tradition, we could invite bhikshuni from the Chinese Buddhist tradition, while the sangha of bhikshu would be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Tibetan tradition. In that way, we could have a dual-sangha ordination. In the third option, we could invite members from the bhikshu and bhikshuni sanghas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

Of these three different methods, the one that has been chosen is the second because it is more in tune with the Vinaya. So we will invite a sangha of Chinese bhikshuni because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 there is a lineage of bhikshuni vows. I think this would also be a nice way to restor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sanghas within the different traditions—by bringing them together to cooperate, I think it will give more power to the full ordination of the nuns and will be very beneficial for all. As most of the nuns who will be taking ordination are Tibetan and Himalayan, I think they'll have more confidence by taking the vows within the Tibetan tradition. And Tibetan society will also be more accepting of full ordination by having bhikshu of the Tibetan tradition involved.

DB: In Bodh Gaya this year, you mentioned that you would like to set up a common monastic college, or shedra, for Buddhist nuns. Could you tell us more about that?

HHK: Sixteen years ago, I came to India. And actually in these 16 years I haven't been able to get a real residence of my own. My own personal situation is difficult; it's mixed up with politics and other difficulties,

and it's sometimes hard for me to accomplish all my wishes exactly as I would like. So even if I wanted to build a shedra by myself it might be difficult. The main thing is that there are many nuns who are Indian citizens and I think that if they take on the responsibility and build a shedra, then it will be possible. Sure, we have many shedras within different nunneries, but it's not like bringing all the energies together. As you know, it's difficult to get enough teachers to teach the nuns. So if we had an institute for the nuns, we could give them a place where they would be able to study at a higher level. But it is not just a question of nuns; there are many other women who want to study the Dharma, so this shedra would be a place for all women to study.

DB: You saw the nuns debating a few weeks ago—what do you think of their ability?

HHK: It has been three or four years since I first saw them debating. The nuns were really beginners at that time—in the first year, there only were one or two

who actually knew how to debate. In the second year it was a little bit better, and in the third year I noticed incredible improvements in terms of confidence as well as in the logic they used for debating. So when we saw this progress, we were very, very happy. I'm now sure that the nuns will further raise their level very quickly.

DB: How do you see the future for Buddhist nuns in the Tibetan tradition?

HHK: In Tibetan society we talk a lot about interdependence, we could also say circumstances or auspicious connections. Since we began working with the nuns, all of the connections have turned out very well, and because of this I have developed great confidence and courage. In the future, I'm sure that the teachings of the nuns will flourish.

DB: Your Holiness,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and attention.

The Karmapa's hopeful conclusion and optimism resonated within our hearts and

minds for a long time after we took our leave, and we were reminded of a paragraph from His Holiness' book *The Heart Is Noble: Changing the World from the Inside Out*:

"We need to recognize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qualities of today are those that most societies consider as being 'feminine': communication, listening to the needs of others. The coming era will be more 'feminine' and women will make a greater contribution."

His Holiness the Karmapa has been able to accommodate and overcome many obstacles and difficulties related to living in exile; he knows how to meet each day and rejoice in daily life, and is fully committed to wearing the colors of the feminine future.

For the benefit of all sentient beings! 

兩個阿 Sir 賣豆漿 —— 蔡金棠、高誌樞走過 高山低谷的素食堅持

文：說柏

平日的紅磡高山公園，寧靜而人跡罕至；但近月以來，開始多了一班素食人士「出沒」——他們並非前來公園蹣跚，也非到高山劇場欣賞粵劇，而是專程拜

訪新開張的素食餐廳「高山草堂」。餐廳以輕便素食為主，主打食物是豆漿和豆腐花，原來這裏是灣仔「珍豆漿」的分店。



蔡 Sir（右）與高 Sir 合作開設「高山草堂」，推動健康素食理念。

© 佛門網

「起初是康文署邀請我們前來高山公園投標；雖說這裏人流較少，但我們發現紅磡區一帶很少素食店，認為『有得做』，最終亦成功投標。」灣仔珍豆漿老闆、退休體育老師蔡金棠先生（蔡 Sir）道出在高山公園開設素食餐廳的緣起。新店還找來一班抱有共同理念、希望推動健康素食的新股東投資，「再生勇士」高誌樑（高 Sir）是其中一位，「我有朋友認識高 Sir，發現原來大家都愛運動，彼此一拍即合！」

高 Sir 因十二歲一次意外而失去右手，多年來靠單臂闖出自己精采的運動人生，曾代表香港參加過不少比賽，如今亦是一位歷奇教練；除了運動，原來高 Sir 對餐飲業亦很有興趣，「我透過一位認識三十多年的朋友，得知珍豆漿的新餐廳想找人集資及打理。蔡 Sir 是體育界前輩，我們一談已很投緣，大家同樣希望推動健康飲食，便決定入股。」

健康素念

高山草堂除包括珍豆漿的招牌菜，還加入西式輕食如意粉、all-day breakfast 等；但蔡 Sir 強調一切仍以健康為大前提：

「我一直相信，即使是簡單的食材，只要配搭得好，亦可以健康又好味。」例如餐廳的蕎麥麵都是新鮮製作，成本較高，但客人一吃便知道分別。

高 Sir 自言並非全素食者，但自從加入高山草堂後，亦很自然地減少吃肉而多茹素，「我二十多年前已不吃煎炸食物，近年亦戒吃紅肉、生食。」當他知道蔡 Sir 餐廳的食物亦堅持非油炸，可說喜出望外，「這裏的腐皮卷，是以 airfryer（氣炸鍋）製作，沒有油，但一樣香脆。」當然少不得採用還原水製作的豆漿及豆腐花，能夠減低酸鹼度；黃豆亦選取加拿大非基因改造品種，對人體更有益，亦希望重拾香港昔日山水豆腐花那份鄉土原味。

意外歷練

在開業初期，高 Sir 笑言遇過不少「意外」，「例如供應商送貨時，才發現餐廳位處公園，大型貨車不能入內。又例如餐廳開張第三天是佛誕，當日有法師帶同一班信眾前來用餐，一口氣點了八份 all-day breakfast，我們簡直做到『踢晒腳』！」

勇於嘗試

高 Sir 坦言，餐廳開業這數個星期，遇上很多事情、很多變化，的確豐富了他的人生經驗；好比歷奇訓練，並非所有事情也能預計，最重要是以甚麼心態面對，「遇到突發事故，我會盡力解決。好像有一次收銀機壞了，其他同事都不敢處理，結果我試了幾次，竟幸運給我修理好。」他認為遇到問題，重點是要肯嘗試。正如斷臂為高 Sir 帶來生理上的限制，但這個缺陷未有影響他，即使面對困難或低潮，仍能遵守他的人生格言：「在你未作嘗試之前，勿輕易說『不可以』！」如今套用高山草堂的營運上，一樣適用。而對蔡 Sir 來說，相信這句格言亦令他感受甚深。

走過低谷

「起初入股珍豆漿，本來只是當退休投資，但舊拍檔處事太商業化，最終合不來，彼此分道揚鑣。」蔡 Sir 說得淡然，但對飲食業初哥的他來說，當時要接手處理餐廳大小事務，可說處處碰壁。「起初的確很辛苦，以前當體育老師時我負責教人，現在我卻做回學生，不斷學習製作好的豆漿，以及經營餐廳之道。幸

好在最艱難的時候，我一直獲家人支持，亦遇上不少有緣人、有心人從旁幫助。自問花了不少時間、財力及心思，令餐廳重上軌道，一切得來不易。」

素善同行

因為這份感恩之心，令蔡 Sir 更有使命感，希望帶動健康茹素風氣，「但單靠我一人的力量並不夠；現在開設了高山草堂，必須邀請新投資者合作，才能做得更好。」有過之前的不愉快經歷，蔡 Sir 在尋找新拍檔時，條件是彼此理念必須一致，「現在幾位新股東，並非一味只顧賺錢，大家都有心推廣素食，理念先行，其他便萬事有商量。」

這一點，高 Sir 自然認同不過，「投資高山草堂，固然期望賺錢，亦希望這裏的食物可以幫助人。我們不是要一下子改變大家的飲食文化，但如果你想身體更健康，茹素是一個好選擇。」他還分享了多年前一次素食經驗，「九十年代初，我在一位台灣朋友引導下，試過茹素兩星期，然後前往美國參加單車比賽。我發現，當我踩單車流汗時，汗水一點也不刺眼，後來才明白因為茹素，令我流出來的汗就如水一樣清純無味；以往食

肉，流的汗又鹹又臭，常被人取笑是『臭男人』！」而捐血多年的他，也獲護士讚他的血很清，正是因為堅持健康飲食的關係：「姑娘告訴我，如果一個人大魚大肉，捐出來的血顏色很深，甚至有一層油！」

延續信念

現在，每當有客人投訴餐廳的食物不夠味，高 Sir 也會趁機向他們講解少鹽少糖的健康素食理念；平時主要負責樓面工作的他，也會為長者及傷健人士顧客遞菜：「不知道是否因為我是傷健人士，我發現越來越多顧客

用餐後主動收拾餐具；我希望這些微小影響，能推動每人多走一步，助己亦助人，就如我們推廣素食一樣。」

有了高 Sir 這位好拍檔，蔡 Sir 希望自己日後能主力為珍豆漿做研發工作，除了開分店外，亦計劃推出自家品牌素食，「我亦希望藉高山草堂做試點，透過今次與政府部門的合作，將來有機會在大學、學校開設素食店，吸納年輕人市場，將健康素食的理念，推展至下一代。」



高 Sir 的女兒 Natalie 亦在餐廳內擔任廚師，兩父女「拍住上」。

© 佛門網

關懷病者痛苦，從心入手

直指人心

文：謝建泉

謝建泉醫生是著名的前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杏林妙手，行醫三十多年，見盡生死悲喜。他長年致力推廣生死教育及病人關懷，是生死教育學會創會會長及現任副會長。我們關心病人時，往往忽略他們心靈上的不安及焦慮，且聽醫生教導，如何解開病人的「痛」與「苦」。

我還是一個年青醫生的時候，記得有一次，有位婆婆住在病房裏。當我巡房時，她對我說：「醫生，我整個人都很痛！」我就說：「奇怪，妳只不過是癌病影響了脊骨，怎會整個人都痛？」當時真的不明白，婆婆說她整個人都痛，是甚麼意思？直到後來，接觸到善終服務的理念，明白了原來她說的，不只是骨頭痛，而是在身體、心靈、社交等等所有範疇，都感到非常不舒服。

這種狀態我們叫作“total pain”，「整體痛（一譯全方位疼痛）」的概念，是一位英國女醫生桑達斯（Cicely Saunders）所提出的。如你從事善終服務，一定會認識這位現代善終服務的始創人及推行者。她的“total pain”概念，幫助了很多照顧末期癌症病人的醫護人員明白到，原來病症到了末期，會使患者感到非常不舒服。

情緒與身體互相影響

後來我積累經驗後，當再聽到病人說他「整個人都痛」，我了解到那不只是因為癌症越來越嚴重而引致身體上的痛楚；而是他想到自己的癌病差了，需要人照顧，內心有很多無奈，亦有很多恐懼。他面對很多無法解決的問題，例如與家人的不和，很多想要講的說話也說不出口，甚至因治病用了很多錢，使家人負上一身債。這些種種，都令他越想越不安。對於自己快要離開人世，不知死後如何那種徬徨，亦使病人的不安更強烈。

往往這種不安的情緒反過來影響身體，所謂「藤接瓜，瓜接藤」，唇齒相依、糾纏不清；身體的痛影響了情緒，情緒上的

不適又會增加肉體的痛楚。所以照顧病人時，當他說「整個人都痛」，最重要是明白病患去到某個階段，真的會有這情況發生。

身體疼痛引起心靈的苦

現在我想和大家談談身體上的「痛」，怎樣引起「苦」呢？「痛」和「苦」是不同的。「痛」是身體上的，但「苦」卻是精神上的，病人可以因某些東西令他思潮繁雜，內心感到無奈或不被理解，進而沉溺其中。這種沉溺，可用以下例子解釋：一位老人因退化而患有骨痛，這是種無法斷尾、不是急性，但經常發生的痛。這種痛無法抽離，會使他整個人十分煩躁。旁人總會說「老人家的痛都是這樣的，吃止痛藥吧！」但對於老人來說，這種骨痛不單困擾，更使他感覺自己已經老了，不管用了，別人不會理他了。當他有這種想法，且得不到體諒時，會慢慢沉溺在負面情緒中。這種沉溺可能會扭曲性格，使原來樂觀的人，變得敏感，小小事情都會令他覺得被人嫌棄。這種慢性、退化性的痛，會因此成為他的「苦」。痛苦痛苦，就是這樣互相疊加的關係。

人性關懷是解開心靈痛苦的關鍵

末期癌症病人，除了身體上的痛，心靈的痛也會引起苦。用我常說的一個例子：一位中年男士，因癌病導致四肢不能活動，需要護士幫忙清潔身體。護士的技巧很好，快而準，但還未碰到身體，他已經在叫痛。他的表情不單是痛，還在表達一種辛苦的感覺。護士感到很奇怪，因他四肢不能動，也應無法怎樣感到痛。後來經過溝通，明白到原來護士幫他清潔身體的時候，過程極快完成，然後離開；他感到自己不是一個「人」，更像是一個「橡膠人」，這種感覺關係到人性的尊嚴。失去尊嚴的苦，比起

任何身體上的痛更大。所以當護士明白了他的感覺，以後在幫他清潔身體的時候，都會和他聊聊天，閒話家常。他感到別人都當他是一個「人」，大家都會有人與人之間良好的交往，心靈裏這種極大的痛楚也就解開了。

社交和心靈引起的痛苦有時可以很大，亦很難捉摸。因此作為照顧者的醫護人員或家人，在這方面一定要很敏感，與病者保持良好的溝通，慢慢帶他們走出苦痛。下次有機會，再和大家分享例子以及解決方法，希望能幫助病人在疾病末期階段，能夠減少痛苦。■

佛門網致力弘法利生的志業，營運經費有賴各界人士慷慨捐助。您的捐助能幫助佛門網為讀者提供更多元化的內容，利益眾生。請踴躍支持！

捐款表格

我願意支持佛門網（凡捐款港幣 \$2,000 或以上者均可收到佛門網 2016/2017 年度出版的印刷刊物*）

☐ 港幣 \$3,000 ☐ 港幣 \$2,000 ☐ 港幣 \$1,000

捐款方式

☐ 附上劃線支票共港幣 \$ _____

支票號碼：_____

抬頭：佛門網有限公司

我願意**每月**支持佛門網（凡**每月**捐款港幣 \$200 或以上者均可收到佛門網最新出版的印刷刊物）

☐ 港幣 \$200 ☐ 港幣 \$300 ☐ 港幣 \$500 ☐ 其他金額：港幣 \$ _____

網上捐款

請到以下網址填寫捐款資料，登記成為每月捐款者！

<https://donation.buddhistdoor.org/tc/form/monthly>_____



捐款人資料

姓 名：_____

身份證號碼：_____

日間聯絡電話：_____

出生日期：_____

(DD/MM/YY)

電郵地址：_____

通訊地址：_____

為了讓捐款人了解佛門網的最新動向，我們將使用閣下提供的姓名、電話號碼、電郵及通訊地址，向您寄送捐款收據及活動消息。所有個人資料絕對保密，並會嚴格遵照法律規定處理。如您不欲收取資訊，請在下面的方格內加上剔號。

☐ 我不欲收取佛門網資訊

～阿彌陀佛～

請將此表格連同劃線支票郵寄至：香港荃灣青山公路九咪半發業里 8 號「佛門網」收

* 佛門網定期印刷刊物：《一門超出》、《明覺文庫》



郵
票
位
置

香港荃灣青山公路九咪半發業里 8 號
佛門網



派發地點



串門子

台灣台北市大安區
麗水街13巷9號一樓

無事生活
無事生活

台灣台北市信義區
吳興街461號

台北



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香港新界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馮景禧樓204室



The Hong Kong Chinese Language Center

漢禮

香港灣仔軒尼詩街289號
朱均記商業中心16A

大覺 福行中心
大覺福行中心

香港九龍長沙灣長義街10號
昌隆工業大廈12樓A1室



佛教聯合會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樂茶雅舍
香港九龍美孚
青山道800號
饒宗頤文化館F座



Green Common

灣仔皇后大道東
222號2號舖
中環德輔道中178號
南豐大廈1樓1號舖



天天向上店

香港中環輔巴甸街35號
元創方A座5樓5S12室



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

香港薄扶林道
香港大學百周年校園
賽馬會教學樓4樓415室



佛教教育紀念中學

香港新界大嶼山
大澳大澳道99號

說柏 蔡金棠、高誌樑走過
高山低谷的素食堅持

謝建泉 關懷病者痛苦，從心入手

Dominique Butet Exclusive Interview:
The 17th Karmapa

